

国务院减负企业 固定资产可加速折旧

国务院日前召开会议部署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促进企业技术改造、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决定进一步开放国内快递市场、推动内外资公平有序竞争。

会议指出，顺应新技术革命潮流，推动中国经济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必须更大力度推进企业技术改造。要用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改革办法，完善现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通过减轻税负、加快企业设备更新、科技研发投入创新，扩大制造业投资，促进大众创业，这对于传统产业“破茧化蝶”，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活力，实现提质增效升级和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会议确定，一是对所有行业企业2014年1月1日后新购进用于研发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不超过1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税前扣除；超过100万元的，可按60%比例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双倍余额递减等方法加速折旧。二是对所有行业企业持有的单位价值不超过5000元的固定资产，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税前扣除。三是对生物医药制造业，专用

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企业2014年1月1日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允许按规定年限的60%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双倍余额递减等方法加速折旧，促进扩大高技术产品进口。根据实施情况，适时扩大政策适用的行业范围。会议要求加快落实上述政策，努力用先进技术和装备武装“中国制造”，推出附加值更高、市场竞争力更强的产品。

会议决定，全面开放国内包裹快递市场，对符合许可条件的外资快递企业，按核定业务范围和经营地域发放经营许可。会议强调，要坚持放管结合，确保快递行业有序健康发展。一是完善经营许可程序，加强资质审核。简化手续，提高效率。二是推进快递与电子商务、制造业联动发展，与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顺畅对接，支持解决城市快递车辆通行难等问题。保障寄递安全。三是鼓励快递企业兼并重组，完善和落实重组备案、外资并购审查等制



度。加强代理和加盟企业管理，严肃查处非法经营、超范围经营、违规代理等行为。让快递

这一朝阳产业更加红火，为刺激居民消费创造条件，便利广大商家和亿万群众。（新华）

欧洲经济依旧低迷 福利国家渐行渐远

资本主义就意味着不平等性吗？“是的”，《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通过爬梳几百年的经济史，给出了这样的答案。这个简短的一问一答在全球引起了关于资本主义宿命的激烈辩论，中国的知识界也因之而沸腾。

皮凯蒂的回答正确与否很难回答，但欧洲——这个长期以福利国家傲于世界的地方，寻求资本主义与社会公正共存的试验似乎已经遭遇重挫：债务危机五周年的今天，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社会不平等持续扩大，大量年轻人依然无处就业。皮凯蒂的家乡法国，更是提供了在福利国家问题上前进还是倒退犹豫不决的活案例。

欧洲“不”平等

在日前发布的《2014年欧盟社会公正报告》中，贝塔斯曼基金会发现，欧盟28国的社会不公正状况正在加剧，贫富悬殊进一步恶化，青年人严重失业、南北差距拉大等问题也困扰着欧盟。

贝塔斯曼基金会开发的“欧洲社会公正指数”上，2014年欧盟整体得分仅为5.6分。与欧债危机前的2008年相比，除个别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公正指数在下降，尤其是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等重债国家社会不公最为严重，希腊得分最低，仅3.57分。

经合组织(OECD)官网23日刊文对此评论称，大多数欧盟国家的社会状况尤其是贫困和失业，在2009年以后都显著恶化了，其标志是长期的高失业和严重的就业不足以及经济增长的弱势乃至停滞。与此同时，欧盟贫困率已经上升了1.7个百分点，达到25.4%，很多国家的失业率已经惊人的高。

到现在，为享有受法律保障的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法航65%的员工参与的大罢工已持续了近20天，超过一半航班被取消。而在本月初，葡萄牙决定在今明两年继续削减月收入1500欧元以上的公务员工资，减薪幅度最高10%。

财政紧缩盛行

当希腊于2009年10月引爆欧债危机后，福利国家成为世人指责的对象。新自由主义在遭受美国2008年金融海啸的重击之后迅速复活。不能轻易否认为走出危机而展开的减债、减赤努力，但这一“华盛顿共识”铁律的首要受害者便是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

OECD认为，欧盟范围内社会不公正的加剧的确反映了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影响，但欧洲应对举措的不利影响也不可忽视，比如大多数欧元区国家在危机期间和结构改革中以实现经济和预算稳定化所施行的财政紧缩就对社会公正产生了负面影响。

中国社科院英国问题专家李罡认为，从债务危机到现在，由于失业率飙升，欧洲不平等的加剧已经很明显了。此外，危机后很多国家实行紧缩政策，减支导致低收入者的生活成本大幅增加，而增税和打击逃税导致富人

将资产转移至国外，尤其是法国，国内投资和经济增长从而遭到抑制。

一体化的纠结

一体化的推进让欧洲处理福利国家与经济活力关系更为棘手。

在OECD看来，欧盟一直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并在稳定欧元区上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欧洲官员也都痛苦地意识到了在创建一个真正的“社会福利欧洲”上所面临的挑战。

首先是管理一个多国联盟的困难：相比于多国，单个国家在取得民众支持以共担风险、转移福利以及遵守规则上难度要小得多。正如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所说的，荷兰人在资助希腊上难度太大，但资助其他荷兰人就完全不一样了。

其次是机构问题：欧盟和欧元区都不是一个能够果断决策以解决问题的国家或政府，相反，欧盟在遇到问题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时，都必须在各个民族国家的政府和立法机构取得一致同意。这导致欧盟在取得共识上拖沓费时，而各国政府都试图从协议中寻求最大利益。

抛开欧元区，欧盟的社会挑战可能是可控的。欧盟国家的社会不平等以全球标准来看仍比较低，而且比美国或者金砖国家都要低很多。欧洲虽然社会模式多种多样，但都关注社会公平以及在团结与自由中间取得平衡。

改革两处遇阻

欧洲经济依旧在低迷处徘徊，但它必须有所行动。然而，这些努力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都遭遇到了阻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薛建成认为，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主张社会公正的法国遭到主张紧缩政策的德国的抨击。德法两国的观点实质上是两种路线的分歧，是先减债还是先促进经济然后再还债。“奥朗德现在意识到应该先促进经济，于是任命了瓦尔斯做总理，并倾向于通过减税扶持企业，但却遭到党内反对，被指向资本投降，导致支持率跌到历史最低”，薛建成说。

在右派阻挠和左派内部的分歧让奥朗德无所措手，极右的国民阵线崛起了。薛建成称，“如果法国经济一直没有起色的话，不排除国民阵线在2017年大选中崛起，甚至是在第一轮投票中胜出”。

而在国际上即欧盟层面，挑战更大。OECD认为，欧洲货币联盟的管理过于复杂，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制定，紧急救助由各国部长一致通过，政府支出的大头在国家层面，但却受到欧盟赤字限额的约束，这让各国政府无所适从。奥朗德曾抱怨，“我感到欧盟日益遥远，太令人费解”。但由于欧洲怀疑论者正处于有史以来最活跃的时候，赋予欧盟层面更多权力将难以说服选民。

事实上，在现有制度之下，欧盟政治领袖在回应民众经济和社会需求的时候，很大程度上只能靠蒙混过关了事。时间就是生命，一旦社会不平等一直恶化，考验的不仅是政治领袖的前途生涯，还有欧洲一体化60多年努力的成果，以及弥合资本主义与社会公平分歧的历史试验。

（韩哲 赵毅波）

老人轻生频发 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现象

据相关媒体报道，6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刘燕舞走进湖北、山东、江苏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发现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触目惊心。农村老人频繁自杀，折射出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一种现状，也同时反映了我国传统养老方式已与现代化社会不相适应。

虽然国家、政府对此也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没有真正形成落地的监管机制和老年人维权的直通道。1996年8月，劳动部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又要求儿女“常回家看看”，但这只是成了一句口号而已，没有相关组织上门调查访问，为老人主动维权；又如2005年，21个中央、国务院有关机构及人民团体联合发出《关于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意见》，它给予老人年的优待也只是些“鸡毛蒜皮”，根本没有从实质上解决问题。

从心理角度来看，人越老越怕死，但为什么有那么多老人自杀呢？经我个人分析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生活拮据（物质）；二是病痛折磨（肉体）；三是寂寞难忍（精神）。

农村老年人基本上没有经济来源，尤其是孤寡老人，他们的基本温饱甚至也无法保障，这活着不是比死还难受吗。我们政府有责任对孤苦无依和子女没有赡养能力的老年人要给予一定生活救助，国家在构筑养老保险体系的过程中应该加强政府作为，加快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保障体系。

人老病多，这是一种生理规律。当病痛折磨，又没有钱来治病时，很多老人、甚至年轻人都会想到死，这就要政府快速完善以农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为重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从法律层面上，推行“安乐死”，当老人病痛不堪、又无可救药时，老人可以自愿申请安乐死，这比自杀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社会负面影响要进步得多！

人老怕寂寞，这是一种心理规律。人老容易得孤独症、精神分裂症和患者老年痴呆症。国家要严格监管履行“常回家看看”的尽孝义务，各级政府要大力倡导敬老养老之风，弘扬传统美德，表彰敬老养老先进，谴责不尽孝道行为。同时大力发展老龄事业，不断完善老人服务功能，努力为老人安享晚年生活创造条件。

在这里，我们呼吁有责任的企业家，应该大力支持家乡老年事业，如兴办敬老院、老人护理院、老人俱乐部、老人接送服务队、老人谈心爱老院、老人特色商场、老人护理培训班等，来满足老人的不同需求和援助老人安享晚年。

（本报特约记者 袁孝冲）



古典学派公债理论与现今发达国家债务危机

■ 唐杨五洲

一、问题的提出

西方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不仅仅是金融危机的结果也是西方发达国家预算政策以及社会保障体系所带来的后续结果。按照斯密的观点国家之所以要举债是因为当权者奢侈不知节俭，使得政府在维持预算平衡事已经十分困难，一旦遇上战争时只有通过举借公债才能维持军事开销，当公债规模扩大到一定范围时国家又会以提高货币的名义价值来减少其需要清偿的部分。并且公债的用途不是生产性的，这样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因此举债又会导致国家衰弱。

另外斯密还将租税与国债进行了比较发现，租税是资本从非生产性支出的一个项目转换到了另一个项目，这样不会破坏现存资本而公债是将其用于非生产性用途会妨碍生产的进行。因而他认为战争时期维持经费支出的最好办法是筹集公债而和平时期则不适合。

正如我们现在所了解，2008年和2009年世界经济是主要受到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不过在2010年西方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已经取代金融危机，成为威胁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2009年以来，从冰岛到希腊，以及从希腊到整个欧元区，还是从英国到美国，欧美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都在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这个对于还没有从金融危机中缓过气来的世界经济无疑是不好的消息。2010年，欧盟27个成员国总体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为6.4%，公债占GDP的比例为80%；美国自1987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以来，其债务增长迅速；日本财政赤字接近GDP的10%，国家债务总额约占GDP的193%；英国债务高达GDP的78%，年度财政赤字占GDP的9.8%。

综上所述，西方发达国家都普遍受到了高赤字的财政状况的影响，尽管说目前债务

古典经济学派是以亚当·斯密著作《国富论》出版为其诞生的标志，古典经济学派分析了市场的机制，认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社会的经济活动中产生作用，在公债理论中斯密强调了公债的负效应，通过对大卫·休谟理论的升华认为国家公债应保持预算平衡以及非战争时期不赞成用公债来筹集财政资金。西方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起源于2009年希腊，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预算采取了赤字的预算政策，导致了国家债务的不断膨胀以至于政府破产。

危机只是发生在希腊等欧洲国家，但随着债务和赤字水平的不断攀高，发达国家经济体发生主权违约是很有可能的。并且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当一个国家经济处于衰退时，政府一般会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来挽救经济，让经济走出萧条。不过，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和不断投入的国家货币，加深了一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当政府债务到达一定程度时，人们对政府偿债能力产生质疑，进而导致国家信用评级下降，引发债务危机。因此由此可见，西方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与其公共债务的政策选择有着休戚相关的联系。

二、财政赤字对债务危机的影响

对财政赤字与国家债务之间关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派鼻祖亚当·斯密，他认为在战争时期，由于战争支出不能全部通过税收入来融资，借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债务又是有害的，他把债务人看作是“挥霍的”，



债权人是“节俭的”。李嘉图认为公债是国民资本被浪费的表现，政府收入不足时应该通过税收方式筹集，而不是借债。

19世纪以前的债务理论主要都是倾向于反对政府举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改变了经济学家对债务的看法，特别是从凯恩斯开始，认为公债不仅可以弥补赤字、扩大需求，还可以作为政府调节和干预经济的重要杠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传统的凯恩斯乘数效应接近于零甚至为负。在李嘉图等价和挤出效应的共同作用下，赤字支出对总需求扩张是无效的，通过财政节俭实现的赤字减少对经济也没有影响。然而，这一传统观点正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比如通过放宽李嘉图等价这一假设引入跨期迭代模型，引入流动性约束的家庭都发现财政政策变化对经济变量具有实际影响，财政节俭可能导致通货紧缩。分了尼日利亚的债务问题，认为财政赤字的实施要确保债务率控制在可维持的范围内，尽量不出现债务悬挂在挂。

三、古典学派公债理论对现今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反省

现代国家与古典经济学派时期国家最大的区别在于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体制，金融化使得现代发达的西方国家的资本积累体制由过去的产生于商业贸易以及商品生产的实体经济转换到如今的金融渠道所代表的虚拟经济。这种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体制的建立是以社会中各个成员的不断扩大的负债基础上的。因此以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体制是西方发达国家财政赤字的结构性因素，而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机制是以去工业化表现形式的。

首先，工业是国家财富创造的主题也是实体经济增长的核心，由产资本创造的财富通过利润、利息、地租等形式由资本家、民众、以及国家获得，这是政府发挥职能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其次，一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的增加是以国家经济增长；国家内需的扩大；以及公司利润的增长为基础的，在虚拟化经济

日益繁荣的现代必定导致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会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需求从而将导致国家偿债能力的下降，为了维持财政平衡西方国家也就不断通过经常项目向国外借款以及向国内发行公债，公债功能从原来古典经济学派的财政功能逐渐发展成了如今的财政与金融功能相结合的宏观调控与发展功能，使得资本主义经济愈发不能离开公债，因此可以认为，赤字财政是必然会导致公共债务危机，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以及规律。

当前西方国家所面临的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逐渐加深，西方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利润率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都处于停滞不前的趋势，从未将其资本大量投入到金融领域，资本通过金融领域积累，导致了虚拟经济泡沫的不断扩张按照古典经济学派的公债理论而言债务是有害的，债务人是“挥霍的”，债权人是“节俭的”，政府收入不足时应通过税收筹集资金，并且应该更加重视实体经济的建设与发展，合理的疏导资金流向合适的方向从未避免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



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海南快克药业总经销